

越南古代史

下 册

〔越南〕陶维英著

商 务 印 书 馆

K3

越南古代史

下 册

〔越南〕陶维英著

刘统文 子 钺译

商务印书馆
1976年

Đào Duy Anh
LỊCH SỬ CỔ ĐẠI VIỆT NAM
Hà-Nội, 1957

内部发行

越南古代史

(上、下册)

〔越南〕陶维英著

刘统文 子 铨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7 5/8 印张 1 插图 242 千字

1976 年 11 月新 1 版 197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7·287 定价：1.65 元

第三编

铜器文化和雒越铜鼓

第一章 越南的铜器时代 ——东山文化

在人类历史上，铜器时代是新石器时代的继续，其实新石器时代的末期就正是铜器时代的开端。当时石器和铜器是并用的，所以人们通常把这个过渡阶段称之为“金石时代”。史前学家们在越南疆土上的板门（山萝）遗址，与磨制石器出土的同时，人们还发现有铜斧。在德诗和深村（广平）的磨制石器中间也找到少许的几件小型铜器和几件铁器，如鱼钩、钟、斧、凿。史前学家们认为印度支那的青铜器工艺的开端是相当于磨制石器工艺的全盛阶段，因为初期制造的粗糙铜器不能削弱石器的使用。由于看到铜器的样式并不是由石器的样式演变而来的，并且由于人们在西北所发现的铜器比起在东部和东南部所发现的铜器多得多，所以史前学家们就认为铜器的工艺传入越南和印度支那是来自西北方，即富有铜矿和锡矿

的云南。

但当史前学家们仅仅发现少许掺杂在山区印度尼西亚种人的新石器中的粗糙而又简陋的铜器之同时，人们在史前学家们研究范围之外的东部平原，即继印度尼西亚种人之后占据越南北部的雒越人生聚地盘上，又发现了许多属于铜器全盛时代的青铜器。本章我们扼要地介绍这次发现。

最初所发现的器物是属于私人收藏的器物，由一法国商人卖给博古学院，现藏于河内博物馆，总目称为“d'Argence 古董集”。这些器物多发现于北部和中部北面平原诸省，是由乡民卖出来的。在底江流域上的宁平、河东、山西诸省以及在清（化）宜（安）所发现的器物，其特点是与东山所掘获的铜器颇相似。尽管从这些器物的搜集方式上不允许对其时间性做出可靠的鉴定，然而我们可以与发掘方法较科学的东山铜器相对照而定其为东山时代的器物。

“d'Argence 古董集”中的铜制兵器是最独特的器物。

首先是在宁平得到的铜盔一件和甲片一件

(VG, 图 26)。^① 这件甲片与东山所发现的颇为相似。

匕首若干件,尤其有一件匕首,柄部刻有体制精巧的人形(Bt.Hn,22172号)^②以及一件匕首柄,作人形,与东山出土的一件匕首柄一模一样(VG,图27)。刀和矛甚多(二十五件),有的大型矛呈柳叶形,长达32厘米,有的长达33厘米,宽6.5厘米,有中脊,并有两小孔,似乎是系火的孔,用在火攻时掷出去(Bt.Hn,22335号)。这种形状的矛计有二十件之多。每件上有一至四个孔。另有铜镞一件,也有两个系火的小孔。这些兵器是在中部的北面以及宁平、河东诸处发现的。

大铜刀一件,柄部和刃部皆刻有生动的人形;阔剑一件,一面刻有一只鳄鱼追着一只猪。

铜斧甚多,各种各样形式,有的类似东山斧形。尤其有三件铜斧,器形与近代皮革工人所使用的切刀甚为相似(Bt.Hn,22246,22247,22248号),一件面上刻有一只鹰追逐两只鹿;一件面上刻有一只狗在等着一只鹿。有两件船形铜斧

^① VG:指V.戈鹭波的著作。

^② Bt. Hn:指河内博物馆。

(Bt.Hn, 22322, 22323 号), 一件浮雕一只船, 船上有人在划; 另一件刻有折线纹。阔刃斧一件, 一面刻有两只鹿和一只有人划的船。窄刃斧一件, 一面刻有船纹, 斧形及其纹饰仿佛东山出土的铜斧。有的斧肩刻有锯齿纹、折线纹、螺旋形纹。另有小斧两件, 似祭祀品, 刃弯似镰刀形, 一件刻有栖鸟纹。

用具: 壶数件, 尤其有五件器物 (Bt.Hn, 22420—22424 号), 疑为犁和掘土的铲。

以上我们仅提出与东山出土器物相似的兵器和用具, 这些器物是我们能确定其时间的。

我国铜器时代的器物绝大多数是在东山所发现的器物。

从 1924 年至 1928 年, 河内远东博古学院在涵龙附近马江流域的清化省东山县东山村进行了一次考古发掘。发掘的地点是在马江流域右岸, 相隔 200 米宽的两座石灰岩和片岩山麓下的一块耕地上。该处为侵蚀地, 每年都被洪水冲坍一些土。古时河岸必在较远的东面。人们发掘了许多埋置较浅的墓, 多为土坑墓葬。发掘的负责人巴若 (Pajot) 在直卧的遗骸旁边采集到了许多铜器 (489 件), 少许石器和陶器。远东博古学院考古

学家 V. 戈鹭波在其一篇为《北圻和北中圻的铜器时代》的重要论著中阐述了这些出土器物。从这些器物中人们发现了一种极其重要的，很有特色的铜器文化。1933 年澳人考古学家 R. H. 革尔登 (R. Heine Geldern) 在其对东南亚铜器文化研究的一篇文章中提议将这种文化命名为“东山文化” (见 Wiener Beitrage zur Kunstund Kulturgeschichte Asiens, Vol. VIII, 1934)。

东山先后出土的铜器可以分为四大类：

- (1) 兵器；
- (2) 用具；
- (3) 装饰品及艺术品；
- (4) 铜鼓。

现分别简述如下：

兵器 出土器物中占大多数的是兵器。首先是双刃剑一件，尖端已残，全刃长达 60 厘米，宽 4.5 厘米，柄较小，附圆环而易把持。剑末饰以边缘花样，刃部由两面斜削而成。这种剑，人们认为与《周礼》中所说的中国古剑同一类型。

其他兵器计有匕首、刀、矛、箭镞和斧钺等等。

据 V. 戈鹭波称这些匕首是属于中国——月

氏类型的匕首。其中大的长达 25 厘米。所有都是双刃和刃部由两面削成，与上述的剑相似。其持柄与“Osvald Siren 古董集”^①中的中国匕首持柄不同。做工不甚精细，可是有的把柄制作也还相当美观。

各种各样的刀和矛，形制复杂（VG，图 9），可是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就是所有这些刀、矛皆具有安装把柄的圆盞。最大的长达 44 厘米，普通的约长 25 厘米或者 30 厘米。锋刃中央均突起一纵脊，和穿有小孔，似为系火之用，与“d'Argence 古董集”中的矛极其近似。

箭镞较为罕见，而出土的均穿有系火小孔。由于铜镞的出土较少，使我们联想到可能昔时东山人多数是在使用与今日芒族及其他山区少数民族同样的竹箭。

斧钺的形制也具有多种多样。一般的是方盞，象中国的匾，但刃阔，两边突出。另有斜形斧，形似近代皮革工人所用的切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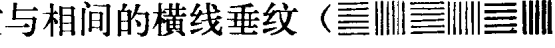
所有这些铜器均为两块合范铸成的。

① 见奥斯瓦尔德·西纶(Osvald Siren)《中国古代艺术史》(Histoire des arts anciens de la Chine, Paris 1929)。

在谈到兵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提及到铜甲片。这些铜甲片与“d' Argence 古董集”中的甲片颇相似。其中有一件呈方形；两件呈长条形（Bt. Hn, I. 19647、24104 号），其纹饰与铜鼓上的花纹相似。长条形的有穿孔系绳，稍呈弯形；方形的，则四角有穿孔，似为护胸之用。

用具 在用具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几件铜器残片（Bt. Hn, I. 19686, 19607, 19608 号），人们疑为犁和铲。

出土用具中最多的的是铜壶和铜簋。铜簋分为两类：

（1）大口小底，侈口似痰盂口形，口缘平，缘上附有两耳，簋足为平底，放置稳固。最大的簋（Bt. Hn, I. 19253 号）高达 5.2 厘米，宽 8 厘米，口缘饰以圆圈纹与相间的横线垂纹（——译者附加）。

（2）柱形簋，口稍大于足，附双耳，簋缘饰以圆圈纹或相间的横线垂线。

宽口簋，器形皆小，有的高不到 3 厘米，疑为明器。柱形簋肯定为一种盛器，可能是模仿我国少数民族所用的编筩，以及芒族、傣族常使用的竹

篋(妇女外出时挂在腰间的竹篋)。

在用具中还有扁壶一件(Bt. Hn, I. 10304号), 其形与中国的扁壶很相似。另有大壶一件, 两侧附耳(Bt. Hn, I. 19246; VG, 图5), 此物恰如V. 戈鹭波所推断的, 乃是属于中国汉朝的艺术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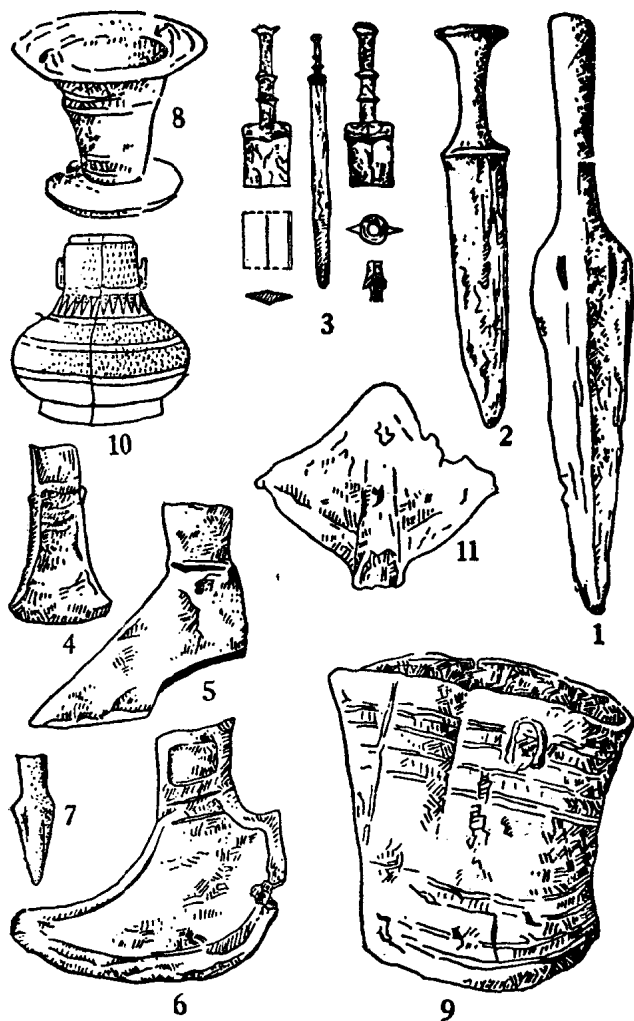
装饰品以及艺术品 装饰品中主要的是铜耳环和铜手镯。耳环和手镯的样式好象模仿在史前学遗址所发现的玉石耳环(VG, 图13, D)和贝壳手镯(VG, 图13, B)。有的耳环稍薄, 类似现在少数民族还经常使用的耳环一样。另有手镯两件(Bt. Hn, I. 19561, 23005), 带锁, 与今日的金银手镯和项环相近(VG, 图15, F)。此外还有铜带钩两件(Bt. Hn, I. 24019, 14020号)及铜泡数枚, 有两枚附在一件手镯上。带钩和铜泡均做工精巧, 其样式与中国古铜器中的带钩和铜泡极其相似。有一件带钩锁, 刻镂十分精致(Bt. Hn, I. 19560; VG, 图14), 分为两段, 每段上附有六枚铜泡。残匕首柄三件(Bt. Hn, I. 19659, 22997, 23032号), 其一旁附有一长嘴鸟形, 其形生动逼真。雕刻饰物一件(Bt. Hn, I. 22995; VG, 图

15),呈长方形,四角穿孔,好像是礼服上所用的装饰品(据 V. 戈鹭波所推断的意见)。另有一件器物,而 V. 戈鹭波疑为形似称锤。这些器物证明是一种精美的雕刻艺术和具有丰富的审美观。

除此以外,另有一种独特的艺术品,作人像和人形,我们可以借助它来了解当时人的装束和艺术活动。

首先要谈到的是一件刃部已残缺的匕首(Bt. Hn, I. 22996; VG, 图 19, B),柄部作双手插腰直立的人状,与“d' Argence 古董集”中山西出土的匕首把柄近似。此人戴有耳环和手镯,有一部分长发向上梳髻,有一部分髻辮垂于脑后(与婆罗洲达亚克人的发式相近),头上包扎巾幘,着短裙,类似昧人的裙,腹间又着一片襜子,V. 戈鹭波认为,现在南洋一带,有些部落的战士在战斗时,也着这种襜子。

圆壶一件,直口高颈,作鸟颈状(Bt. Hn, I. 19581 号; VG, 图 18)。在鸟头上铸有一人,盘踞而坐,两手抱膝盖,眉目与装着难以分辨。长发梳髻留于额上,额前包扎巾幘,巾幘结置于脑后,耳戴大圆环。似乎有腰带束结于腰后。鸟颈上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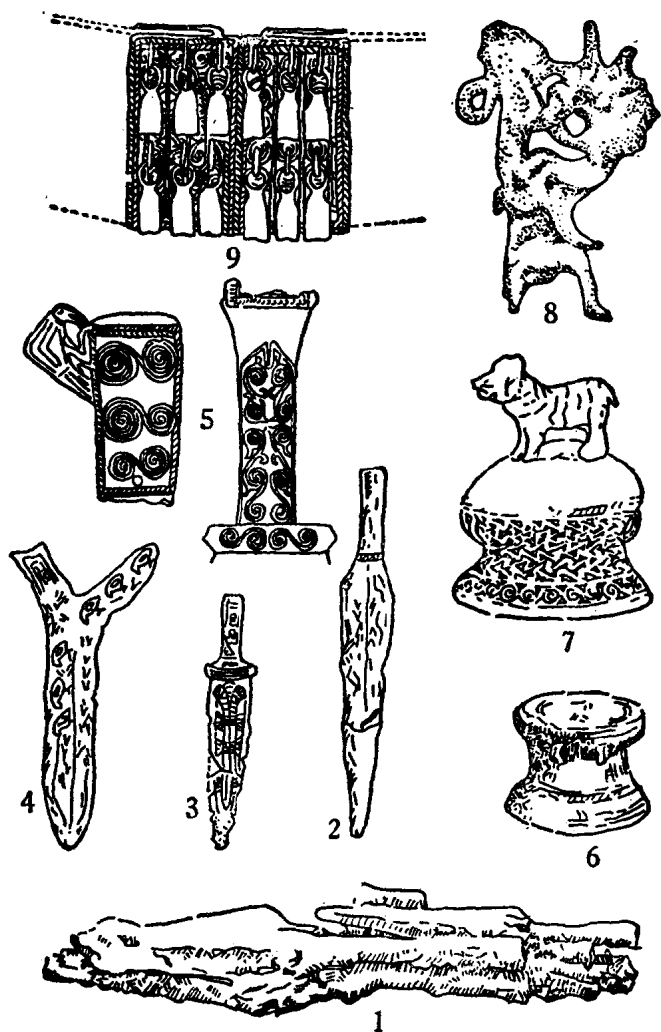


图五 东山铜器

1. 矛 2. 匕首 3. 剑 4、5、6. 斧 7. 箭镞 8. 筒形盅
9. 柱形筒 10. 簋 11. 铲

(采自 V. 戈鹭波与 O. 阳土的著作)

[为原书插图 8/10——译者]



图六 东山铜器

1. 粘合一起的矛 2. 矛 3. 匕首 4. 戈 5. 匕首柄上的双螺旋纹 6. 小铜鼓 7. 鼓形器 8. 相负俑 9. 带钩

(采自 V. 戈臂波与 O. 阳土的著作)

[为原书插图 8/10——译者]

有相似二人，并肩而坐。

小铜俑一件(高8.8厘米)，两人相背(Bt. Hn, I.23958; VG, 图20)，背上一人作吹乐器状，头不着冠；底下一个作跳舞状，头上着冠，冠饰有角，似麒麟角状，也可能是鸟嘴。双耳戴圆环，与昧族的耳环近似。两人脑后均有发髻，所吹的笙象昧人的笙，与寮人的笙却无相似之处。此铜俑疑为表现当时人随乐而翩翩起舞之状。

铜斧两件(Bt. Hn, I.19861, 22998号)，器形与近代皮革工人所用之切刀颇接近，两斧四面有三面镂刻一群化装的人物，身着羽衣，头戴羽冠，有的吹笙，有的舞蹈；另一面刻有两只鹿和一只似狗状的动物。斧肩刻有两条相对称的龙，躯体蜷缩。另有斧形器一件，刃向内弯成一孔，似系绳之用，两面刻有两只船，船上有人在划，不辨何物，疑为祭祀器。

铜鼓——东山出土的器物中，最特殊的遗物即是铜鼓。这是考古发掘第一次出土的铜鼓，出土总共达二十件之多。其体制不及我们将在下面要谈到的中国和西方考古学家所研究的铜鼓大，但其形制却极为近似。鼓面中央皆有光芒。V. 戈

鹭波^①曾对这些铜鼓作如下的描述:

“最大的(编号: I. 19306), 高 27 厘米, 足部宽 33 厘米(图 7)。中央光芒为八道, 四周纹饰分为两晕: 一晕为圆圈纹, 连以直线; 一晕为四个飞鹭鹭纹……其他花纹是简单的划纹。”

“另一件铜鼓(I. 19244) 仅高 9.8 厘米, 宽 12.5 厘米(图 7, D)。可能这是发掘中技术最为精致的铜鼓。中央光芒一部分为锈所掩盖, 至少有二十道或二十二道。鼓面似乎仅有折线纹。鼓身也同样有装饰。鼓面边缘有小蟾蜍四个, 皆背向中央, 面朝外, 这点颇值得注意, 因为通常这类蟾蜍蹲向是直垂于鼓面径。与上鼓相同, 此鼓由两块或三块合范铸成: 有两道衔接痕迹, 从足部至鼓沿, 极为清楚。”

“另有其他小鼓多件(I. 19614, 19649), 其特点为有悬环(图 8), 其环在鼓面中央, 类似铜镜的钮座。奇特的是, 有小鼓一件, 高仅 4 厘米(I. 19564), 鼓面铸有一动物, 似狗状, 仰首吠叫……”。

此外皆为极小的铜鼓, 制作粗糙, 甚至有的仅

^① V. 戈鹭波著文, 见前已引。